

韵与情谐的诗性语言

——新编历史京剧《楚殇》字韵传情的语言特点浅析

■史中朝 徐军

明代戏曲作家、曲论家王骥德在《曲律》中，把元代戏曲作家、音韵学家周德清《中原音韵》所列19个韵部作了韵响特征和感情风致的标记：“至各韵为声，亦各不同。如东钟之洪，江阳、皆来、萧肴之响，歌戈、家麻之和，韵之最美听者。寒山、桓灰、先天之雅，庚清之清，尤侯之幽，次之。齐微之弱，鱼模之混，真文之缓，丰途之用杂入声，又次之，支思之萎而不振，听之令人不爽。至侵寻、监咸、廉纤，开之则非字，闭之则不宜口吻，勿多用也。”这就告诉我们，韵和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戏曲编剧不但要选好声，还要选好韵，要从唱词的同韵相押的关系中构成一种谐和而又强烈的音乐性，借以抒情。

《楚殇》是石家庄市艺术研究所一级编剧曹涌波创作的一部新编历史京剧，笔者在对剧本进行研读的过程中，深为剧作者谙熟汉语音韵规律，在人物唱词设计上体现出了“字韵传情、韵与情谐”的特点所叹服，并试图在本文中作一浅析。

(一)项羽唱词的韵与情

《楚殇》的剧名带有浓重的悲剧意味，主人公西楚霸王项羽是一位有勇无谋、刚愎自用而又充满血性、儿女情长的悲剧英雄。因此，剧作家在项羽的唱

词设计上，较多地选用了“遥条”、“尤侯”、“言前”等辙，以此来突出表现项羽的悲剧性格。

第一场中，项羽遭受韩信的十面埋伏，一上场就唱道：“中韩信诱兵计谋入山坳，四面里杀声起汉兵如潮。纵丝缕令三军挥戈横扫，仗江东惩战贼此恨方消。”而在韩信“缓语轻言激霸王”之后，剧作家依然选用“遥条”辙让项羽唱道：“楚霸王起兵来南征北讨，一杆戟贯三军地动山摇。小韩信胯下夫天下耻笑，怎敌俺力拔山盖世英豪？杀性起目圆睁一声长啸，拼死杀出路一条！”第二场中，项羽在密林深处遇到打柴的老丈，在被老丈带出西山后，为求自保，欲过河拆桥、杀生灭口，以绝后患时，剧作家又设计了一段“遥条”辙唱词：“出密林，心如绞，回望老丈责推敲……左车许降，几遭蛇咬，教孤不敢信同胞。猛地拔出三尺剑，你……你休骂俺项某过河拆桥。”杀死带路的恩人，是迫于无奈，项羽内心十分矛盾，也十分痛苦，而左车诈降的事实和眼前汉兵紧迫在后的情势，又使他不得不这样做。选用“遥条”辙表达项羽矛盾、悲痛的心情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在这些唱词中，我们似乎听到了项羽这位末路英雄伤虎一般的懊恼、无奈与咆哮。

王骥德所谓“尤侯之幽”，其实就是

说尤侯韵适于表达抑郁深沉的苦情。第四场中，项羽退到乌江岸边，深知大势已去，“哭别爱妃，困龙尤斗，腥风骤，血雨稠，霸王战下尸无头，百怨千愁。眼空空，红日又落西山后，心忡忡，乌江依然水东流……”；看到失去左臂的吕马童，项羽醒悟到是自己所为时，内心又是极度悲苦：“凄凄泪，空空袖，一剑遣他百年愁。为争霸业龙虎斗，尽将山河竟中收。奈何转眼成乌有，唯觅分文作回国。项某人死账不走，还债尚有项上头。”这两段“尤侯”辙唱词切合了人物内心的幽深抑郁之情，把人物的感情推向了高潮，更是催人泪下、感人肺腑。

“言前”辙多用于表现深沉、曲折的感情。第二场中，当项羽杀出重围来到密林岔路口时，用此辙唱道：“破重围出险关腥风弥漫，战马嘶，剑光寒，虞爱妃，泪涟涟，八千子弟得生还，好不艰难。斜阳西挂天色晚，征尘滚滚路无边。寻路径，尾追兵，再起东山。”这段唱词表现了项羽非常复杂深沉的感情，既有奋力拼杀，突出重围得以生还的庆幸，也有对爱妃虞姬的怜惜；既有面对岔路的困惑，又有东山再起的决心。而在第四场中，当项羽把老樵夫误认为老樵夫时，唱道“打鱼老丈好面善，心疑樵夫又生还。情绝江东道路断，项某无颜踏归船。挥泪牵过乌骓马，多少欠债冲你还。”

人释甲，马卸鞍，它桃花园里可耕田。富牲不是无情物，怜它万莫高扬鞭。耳边又听人呐喊，子期带马快开船。”同样表现了项羽非常复杂、深沉的感情，既有对被杀樵夫生还的心疑，又有无颜面对江东父老的羞惭，还有对乌骓坐骑的怜爱疼惜，听起来悲壮、苍凉，酸楚感人。

在第一场中，当虞姬劝阻项羽不可恋战，勒缰拦马的双手都流出鲜血，剧作家则选用了“叠雪”辙“惊爱妃”声如咽，一声马嘶两手血。”用窄韵的长辙表现出项羽悲凉的心境。

《楚殇》是一出悲剧，主人公项羽的唱词处处充满着悲情，即便是在第三场中，剧作家选用表现轻快活泼和开阔乐观情绪的“发花”辙，为项羽和虞姬设计的那段对唱，我们也依然能够强烈地感受到隐含其中的浓重悲情。

项羽(唱) 关双耳拒开了千军万马，
虞姬(唱) 闭双目忍住了潸然泪下，
二人(唱) 捧酒觞，强作笑，
且宽慰于她(他)。
项羽(唱) 七年里谋霸业称孤道寡，
好难得我与你这半日闲暇。
虞姬(唱) 七年里雕鞍上风吹雨打，
好难忘我与你那茅舍农家。
项羽(唱) 只盼着何日里息兵释甲，
回江东归故里安享荣华。
虞姬(唱) 只盼着何日里息兵歇马，
牵乌骓归田园把地犁沙。
项羽(唱) 迂青清江把网撒。
虞姬(唱) 沃地肥田植桑麻。
项羽(唱) 闭冬忙夏；
虞姬(唱) 秋果春花。
二人(唱) 静世三年见娇娃。

两人“关双耳，闭双目”，远离了一切尘嚣，捧酒作笑，相互宽慰，既有对过去生活的回忆，也有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他们渴望回归田园，安享天伦之乐。然而，眼前的残酷现实只能使他们的美好愿望和轻快乐观的心境成为短暂的泡影。他们这种含泪的笑，比“悲”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二)虞姬唱词的韵与情

在虞姬的唱词设计上，剧作家选用了“叠雪”、“人辰”、“姑苏”等辙。如第一场，在楚汉兵力悬殊的情况下，虞姬劝项羽千万不可恋战时唱道：“何苦大王太心切，识得时务是俊杰。八千人在国未灭，血路一条业未绝。战鼓如雷声声震……”表现了虞姬面对不听人劝、一意孤行的项羽那种无奈、悲凉的心情。第二场中，项羽欲杀老樵夫时虞姬的一段唱，剧作家选用了“人辰”辙：“大王剑下泪滚滚，何忍恩公作冤魂？连年战乱遭蹂躏，烽烟起处俱殃民。君不见，他半世沧桑脸上写，浊泪两行诉艰辛。腥风飞，血雨滚，燕千日月为生存。求大王，且把杀心忍，百载情长是乡亲。”表现了虞姬对项羽的好言相劝和对老樵夫的恻隐同情之心。第三场中，虞姬再舞定亲之剑，为项羽解忧消愁时唱道：“临别语，轻声吐，笑到极处终为哭。何言江东是故土，人生无处不归宿。我以我死助大王，杀出重围踏归途。我以我剑助大王，从今万莫伤无辜。女儿血，浸焦土，天下太平意犹足。我以我舞慰大王……来生做你农家妇。”这段唱词，表现了虞姬为大势已去纵酒悲歌的西楚霸王舞剑解忧，面对十面埋伏，对霸王进行规劝，又恐怕项羽被红颜所累贻误军机而持剑自刎前的复杂心情。剧作家在这里用“姑苏”辙让虞姬向项羽哭别，更加让人体会到了虞姬那种深埋心底的挚爱和无法言说的苦痛。

(三)韩信唱词的韵与情

在韩信的唱词设计上，剧作家选用了在王骥德看来比较“洪”、“响”的“江阳”、“中东”等辙。“江阳”辙是个热门辙，重鼻音，适于抒发爽朗的感情，渲染豪雄的气派。剧作家在第一场中为韩信设计的“紧挑套，慢收网，缓语轻言激霸王。休依江东作屏障，众望所归是刘邦。”就很好地表现了韩信巧设计谋使项羽十面受敌、处于穷途末路时的爽朗感情和豪雄气派。但“江阳”辙又不限于专表喜悦，也可用于悲腔，表现低沉、抑

郁的情绪。第四场中，披麻戴孝的韩信面对已是“孤家寡人”的项羽唱道：“紧挑套，慢收网，一言难尽对霸王。网开一面不曾归，果然江东真儿郎。披甲挂印汉家将，曾是麾下抗载郎。昔日恩德未敢忘，白幡素孝祭楚殇。”这段唱词虽然选用的也是“江阳”辙，但表现的却是韩信对项羽的敬佩与怜惜之情。第二场中，剧作家为韩信设计了一段“中东”辙唱词：“笑项羽害乡老刚愎自用，时多疑时轻信自绝江东。为汉营留残将伺机致命，攻心战荡残敌指日功成。”表现了韩信豪气冲天的宏大气概和必胜的信心。

(四)老樵夫、老渔夫唱词的韵与情

在老樵夫、老渔夫的唱词设计上，剧作家用了“衣齐”辙和“灰堆”辙。老樵夫“只为那秦二世横行无忌，英雄们反暴秦同举义旗。乱世中争天下分封割据，朝为友夕为敌师老兵疲。万难中现虎斗首为项羽，我百姓识得这乌骓坐骑。”老渔夫“只为那秦王死争相割据，汉刘邦谋关费尽心机。重韩信收三秦东山再起，项家军败垓下众叛亲离。”这两段唱词，表露了老百姓对楚汉相争的认识与评判，特别是唱出了西楚霸王项羽由强盛到衰亡的过程。当项羽一意孤行一定要杀死老樵夫时，老樵夫唱道：“事已至此心好悔，开口大骂不义贼。当年历数秦王罪，今知乌鸦一般黑。霸王剑下滴滴泪……”用“灰堆”辙表现了老樵夫悔恨交加的绝望心情，从侧面揭示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历史规律。

综上，曹涌波在新编历史京剧《楚殇》的创作上，几乎把作为近代戏曲用韵主要依据的十三辙——“中东、江阳、衣齐、姑苏、怀来、遥条、灰堆、叠雪、发花、梭波、由求、人辰、言前”都用尽了，而且按照戏曲用韵的美学标准，牢牢把握住了韵与情之间的内在联系，把选韵提到了刻画人物的高度来考虑，合理地调动了字韵传情的艺术力量，在诗性语言的选择和运用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责任编辑/兴会